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麥肯泰爾公民德行理論研究(II-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4-009-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計畫主持人：楊世雄

計畫參與人員：王冠生兼任助理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2 月 23 日

公民德行：

Alasdair MacIntyre 與 Charles Taylor 論愛國心

楊世雄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一、前言

加拿大政治哲學學者 Will Kymlicka 指出，一九七一年 John Rawls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的出版，使得一九七 年代政治哲學的焦點集中在正義 (justice) 與權利 (rights) 上；一九八 年代，由於社群主義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使得政治哲學的核心轉移到社群 (community) 與成員身份 (membership) ；而到了一九九 年代，一方面為了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立，企圖在正義制度與社群價值之間尋求整合的基礎，二方面基於現實政治上全球化、民族主義、多元文化運動的興起，使得公民身份 (citizenship) 成為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政治哲學焦點。¹

在公民身份的討論中，除了公民資格、公民權利、公民認同等面向外，公民德行也是一個重要焦點，特別是由於在現實政治上，公民對於公共事務長期冷漠、健保等福利支出成為國庫沉重負擔、多元社會族群裂痕逐漸擴大、以及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因此政治哲學家們認為一個健全穩定的民主社會，不能只依靠正義的基本制度，還必須培養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尊重不同族群、愛護自然環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德行。²

在公民德行的討論上，Will Kymlicka 與 Wayne Norman 將公民德行理論區分為以下四種³：(1) 左派和參與式民主 (the left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主要強調透過地方民主制度和地區議會，將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散給人民，使所有公民擁有充分且平等的社會權，以便能夠積極參與社會生活。(2) 公民共和主義 (civic republicanism)：主要強調社群中的公民積極參與社群生活的內在價值，強調共善政治以及培養參與公共生活的公民德行。(3) 公民社會理論 (civil society theory)：強調民主社會中的公民禮儀 (civility) 與自我節制 (self-restraint)，同時主張透過自願性結社，如教堂、家庭、社團組織、地方協會……等團體來培養公民德行，例如 Michael Walzer 主張以公民社會的結社網絡 (the associational

¹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284

²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284-285

³ Ibid,pp.292-299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 作為培育公民德行的溫床。⁴ (4) 自由主義德行理論 (liberal virtue theory): 例如 William Galston、Stephen Macedo 等人強調傾聽不同意見、尊重他人權利、廣大的同情心、對於其他公民的關懷、自我批判的反省力、辨別候選人的人格與才能、批判權威與參與公共討論。因為在代議政治中, 公民具有批判權威的能力才能夠監督政府。

在眾多公民德行理論中, 本文將著重討論兩位社群主義者 Alasdair MacIntyre 與 Charles Taylor 的愛國心理論, 以下分為「公民身份」, 「Alasdair MacIntyre 論愛國心」, 「Charles Taylor 論愛國心」等部分詳細說明。

二、公民身份

Will Kymlicka 和 Wayne Norman 指出第二次大戰後對於公民身份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公民權的擁有 (the possession of civic rights),⁵ 其中以 T.H. Marshall 的「權利式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 as rights) 理論最具代表性, 在《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一書中, Marshall 強調公民身份意謂著一套平等的權利體系, 其主張每個人都應被視為平等的社會成員, 且每個人都擁有平等權利, 為了達到這個理想, 政府必須授與公民三種基本權利: 公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⁶ 換言之, Marshall 的「權利式的公民身份」主張每個公民都是社會中的平等成員, 每個人都能平等地擁有基本權利, 政府不可任意剝奪、干涉每個公民的基本自由權。由於這種公民身份理論強調平等的公民權, 並未主張公民應有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義務, 所以也被稱為「消極的公民身份」理論。⁷

承襲了 Marshall 的「權利式的公民身份」, 以 John Rawls 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同樣強調平等的公民權, 不過除了「公民權利」之外, Rawls 的公民身份理論還強調參與社會合作體系的「公共身份」、以及維繫穩定社會基本結構所應具有的「公共認同」。Rawls 對於公私領域作了嚴格的區分, 相應於此區分, Rawls 將認同 (identity) 區分為公共認同 (public identity) 與非公共認同 (non-public identity), 在私領域中, 每個人對於自身的道德、哲學、宗教信仰、終極價值等非公共認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政府也應對於公民個人的美好人生 (good life) 解答採取價值中立的立場; 而在公領域中, 各種不同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 為了維繫一個穩定的社會合作體系, 持各種不同價值主張的人應形成交疊共識, 支持正義原則。因此 Rawls 的公民身份理論強調的是公領域中自由平等公民所擁有的「公民權利」、參與社會合作體系的「公共身份」、以

⁴ 參見 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in 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2) p.104

⁵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 by Ronald Bein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283-322

⁶ Ibid, p.285

⁷ Ibid, p.286

及對於維繫穩定社會基本結構所應有的「公共認同」。

在二十世紀末，以 Rawls 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理論受到強調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的社群主義的挑戰。在現實政治上，由於公民對於公共事務長期冷漠、健保等福利支出成為國庫沉重負擔、多元社會族群裂痕逐漸擴大、以及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因此政治哲學家們認為一個健全穩定的民主社會，不能只依靠正義的基本制度，還必須培養對自己的健康負責、尊重不同族群、愛護自然環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德行。⁸筆者認為相較於早期社群主義者著重在社群價值、歸屬感、構成式自我觀的論述，一九九一年以後社群主義者特別強調公民德行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因此除了「公民權利」、「公共身份」、「公共認同」之外，「公民德行」成為公民身份的另一個重要面向，例如 Michael Sandel 即指出 John Rawls 只重視個人基本權利與社會基本結構，忽略了民主社會中公民德行的培養；⁹ Alasdair MacIntyre、Charles Taylor 承襲了公民共和主義傳統，強調愛國心的重要；¹⁰ Michael Walzer 則主張以公民社會的結社網絡（the associational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作為培育公民德行的溫床。¹¹以下將以 Alasdair MacIntyre、Charles Taylor 對於愛國心的討論為例，說明社群主義的公民德行理論。

三、Alasdair MacIntyre 論愛國心

在社群主義者中，Taylor 與 MacIntyre 都同樣強調愛國心（patriotism）的重要，MacIntyre 的公民德行理論承襲了公民共和主義的傳統，強調共善政治與愛國心，但是 MacIntyre 也對公民共和主義提出了若干批評，而其公民德行理論最後較趨向公民社會理論所強調：透過教會、學校、社團等地方性社群來培育公民德行。

所謂公民共和主義是指源於希臘羅馬、經過文藝復興時期的修正、主張共善政治與公共參與的政治思想¹²，當代英國政治思想家 Quentin Skinner 以 Machiavelli 的理論來說明公民共和主義，Machiavelli 主張個人的自由必須在國家的自由中實現¹³，亦即個人的政治自由若要實現，國家的共善必須先維持，而共

⁸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84-285

⁹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0

¹⁰ 參見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7-188; 以及 Alasdair MacIntyre, 'Is Patriotism a Virtue?',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 by Ronald Bein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¹¹ 參見 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in 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2) p. 104

¹² Quentin Skinner, 'On justice, the common good and the priority of liberty', in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Verso, 1992), pp. 211-224

¹³ *Ibid.*, p. 217

善的維持必須依賴於公民強烈的責任感，因此必須培養公民德行以建立強烈的公民意識。Skinner 進一步強調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德行包括：(1.) 捍衛國家安全的勇氣；(2.) 謹慎且主動地參與公共活動的氣質。¹⁴換言之，公民共和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德行與共善政治，主張人類生活是一個整體，政治生活本身是目的而非手段，公民應積極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以實踐公民德性、達成共善。

MacIntyre 批判了當代自由主義，承襲了古希臘哲學與公民共和主義強調共善政治的傳統，強調社群生活具有共享的本質，在這種共享的關係中使公民認知到強烈的共同命運，也使公民在社群生活中找到強烈的歸屬感，因此 MacIntyre 認為理想的政治社群必須體現共善的內在價值，也就是一種屬於公民的道德社群 (the moral community of the citizens)¹⁵，換言之，MacIntyre 認為每個社群成員都應擁有公民德行，以光榮社群價值為目的。對於 MacIntyre 而言，公民德行便是一種公共精神，這種精神促使公民願意達成社群中的共善，而其對於公民德行的說明特別表現在愛國心上，MacIntyre 認為自由主義在建構道德原則時要求道德主體抽離出其社會脈絡，且要求每個人遵守此抽離社會脈絡的道德原則，因此對於自由主義而言，愛國心是一種惡 (vice)¹⁶。MacIntyre 大加批判了自由主義的主張，相對的，MacIntyre 強調社群中公民的愛國心，其認為愛國心所展現的是公民對於國家、特定社群所展現的忠誠，因此愛國心並非如自由主義所言為一種惡，反而是公民應追求的共善。MacIntyre 強調愛國心是一種促進社群共善的公民德行，其認為愛國心的產生有兩項客觀因素：1. 全球重要資源有限，除非所有國家願意均分物資，否則一但互惠關係破裂，競爭與衝突必然產生。2. 由於每個社群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某個社群的生活方式主張霸權，則其他社群將遭受威脅。因此不論基於資源有限或價值差異，社群與社群之間將可能產生衝突，而這將使得維護自身社群共善的愛國心自然產生，自由主義缺乏社群意識的主張難以維持¹⁷。

然而 MacIntyre 並非完全接受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德行理論，其曾對於公民共和主義有所批評，主要理由在於：十八世紀的公民共和主義是一項強調恢復古代德行的運動，但是由於其過於強調政治的現實性，要求公民德行優位於其他個人的價值，甚至貶抑個人德行，¹⁸再加上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冷漠與無知，受到政客的擺佈，因此公民共和主義將公民德行予以政治化與工具化，以服從國家領導作為公民德行的唯一標準，這也導致公民共和主義走向極權主義之途¹⁹。正因為如此，英國當代自由主義學者 Isaiah Berlin 認為公民共和主義強調德行傳統的

¹⁴ Ibid,p.219

¹⁵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263

¹⁶ Alasdair MacIntyre, ' Is Patriotism a Virtue ? '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 by Ronald Beiner,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p215

¹⁷ Ibid.pp.212-214

¹⁸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236-237

¹⁹ Ibid.p.238

途徑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對此，MacIntyre 極力澄清，其認為德行本身無罪，有罪的是獨具野心的政客，是政治手段將德行污名化，使得公民德行成為支持極權的工具²⁰。

有鑑於此，MacIntyre 認為公民德行應先撇開政治性的語言、政治性的操作，避免使得愛國心等公民德行再度成為支持極權主義的工具，因此培養公民德行應從地方性社群的道德重建做起。MacIntyre 認為羅馬時期即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某些地方在受到蠻族的威脅時仍能保有文明的道德生活，主要就是地方性的道德社群發揮力量，因此 MacIntyre 主張當代人也應從教會、學校、鄰里、社團等小規模的地方性社群進行德行的培養以及道德重整工作²¹。

從這樣的轉折我們可以發現，MacIntyre 的公民德行理論雖然承襲了公民共和主義的傳統，然而為了避免公民德行淪為政治統治者的工具，因此 MacIntyre 最後訴諸於公民社會理論，主張從地方性社群如教會、學校、鄰里、社團等處培養公民德行，從中學習到公民性（civility）、自我節制、負責任等公民德行。不過，公民社會式的公民德行理論並非毫無問題，Mary A. Glendon 認為透過地方性社團來培養公民德行的主張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很難永久成真²²。例如有些地方性社群主張男尊女卑、宗教權威、族群偏見，似乎與公共的公民德行精神不符，面對這樣的問題，Michael Walzer 即提出批判性結社主義（critical associationalism）²³的理論，Walzer 認為如果社群活動太過偏狹、主張與公共精神不符合的價值時，就應該被修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Walzer 的理論反而會對這些地方性社群造成干涉，甚至破壞地方性社群的核心價值與特色，而這些核心價值與特色可能正是地方性社群培養德行的基礎。

四、Charles Taylor 論愛國心

除了 MacIntyre 之外，Taylor 是另一位強調愛國心的社群主義健將。Taylor 認為，一個社群最重要的社群價值即愛國心，它也是一個社群共善的表徵。在說明 Taylor 的愛國心之前，筆者將先說明 Taylor 社群主義學說的基礎——全體論（holism），接著再說明 Taylor 如何從全體論導出愛國心。

²⁰ Ibid.p.238

²¹ Giovanna Borradori, 'Nietzsche or Aristotle? : Alasdair MacIntyre', in Giovanna Borradori,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p. 151

²² Mary A. Glendon, *Rights Talk :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 Free Press), p.109 或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 by Ronald Beiner,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p.295

²³ 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in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 Verso,1992), p.106-107 或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 by Ronald Beiner,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p.295

在“Cross-Purposes: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一文中，Taylor 指出當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論爭存在一個混淆，即未能區分「本體的問題」(ontological issues)與「倡導的問題」(advocacy issues)，在「本體的問題」上可區分為「原子論」(atomism)與「全體論」(holism)兩種立場，在「倡導的問題」上可區分為「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兩種態度。「本體的問題」處理的是社會如何構成？人的身分認同如何形成？價值是自我選擇的目標、抑或價值是構成自我的資源？等問題；而「倡導的問題」主要討論的是在權利(rights)概念上較偏重個人權利、抑或較偏重社群集體權利的問題。²⁴

在「本體的問題」上，Taylor 主張全體論，這與社群主義主張「著根於社會脈落下的自我」是相當一致的，亦即人類行為者(human agents)乃植根於社會之中，人從出生到死亡，皆是根屬於社群脈絡下的存在，是一種著根式的自我(situated selves)²⁵，人不可能脫離於社群而存在，因此在建立自我認同時，社群價值是構成自我認同的因素，而非被自我所選擇的目標，文化傳統使得社群成為先於個人的「界定性社群」(defining community)，它提供了個人認同所必須的「構成性的價值」(constitutive goods)²⁶；同時，整個社會是構成公民自我認同的背景，社會並非僅僅是人與人之間鬆散的結社(association)，而是具有共同價值的場域，生活在其中的公民不可能任意拋棄形塑自我認同的社會背景。換言之，在解釋公民認同的構成上，Taylor 完全不同意原子論的主張，Taylor 認為原子論將社會視為個人鬆散的組合，在鬆散的社會結構下，正如 Michael Sandel 所言，人變成一種與社群文化傳統脫節的「無負擔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個人完全與社會文化傳統脫節，Taylor 認為，原子論這種對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解釋不可能存在²⁷。

Taylor 進一步以語言來說明全體論的主張，其認為社會是一個透過溝通、對話所形成的場域，人自出生到死亡是處於一個人際間對話的(dialogical)結構中，因此人的自我認同也應該透過對話的形式來建構，並不是透過獨白的(monological)方式達成，人必須透過和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互動、對話、肯認(recognition)來完成自我的認同²⁸。換言之，Taylor 認為自我認同是由其所生活的社群所定義，即社群整體的大環境決定了「我是誰」，而不是我自由選擇了「我是誰」，自我的認同並非透過獨白可完成，而須透過與有意義的他人對話、交涉來完成。在這個意義下，社群對自我認同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社群提供了自我認同構成性的因素。

在全體論的基礎上，Taylor 進一步闡釋社群本身具有共善，此共善為所有公民所要維護與分享的目標，而最重要的共善即愛國心²⁹。Taylor 在論述愛國心時，與 MacIntyre 相同，同樣是回到公民人文主義傳統(civic-humanist tradition)，他特別以 Machiavelli、Montesquieu、Tocqueville 的理論為例。Taylor 指出，所有的

²⁴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82

²⁵*Ibid*, p182

²⁶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6

²⁷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83

²⁸Charles Taylor, 1985(b), pp.187-198.

²⁹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87-188

社會為了維繫社會的穩定，都會賦予公民義務，包括納稅、服兵役等等，在專制社會中，政府是以強制力來確保這些公民義務的完成，但是在「自由社會」(free society) 裏，就必須將強制力轉換為公民對於義務的認同，Montesquieu 將此種認同稱之為德行 (vertu)，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愛國心。³⁰愛國心是一種基於對社群共同歷史記憶、共同命運所自然產生的情感，愛國心是一種對於社群的共同效忠，愛國心是一種對於社群共同目標的參與，愛國心也是一種對於社群制度的支持。愛國心是一種介於對於朋友與對於陌生人之間的情感，他不同於對於朋友家人的好，因為受惠的對象完全不認識，而之所以會對於陌生人產生這樣的情感，是由於與他人有共同的生活歷史。³¹由於自我的認同與自我的構成與社群的傳統息息相關，因此社群中的成員會很自然地形成愛國心，此種愛國心也會在成員參與社群事務中逐漸增強，並逐漸形成集體認同³²。Taylor 特別強調，全體論的共善與原子論的聚合善 (convergent good) 是不同的，所謂聚合善僅僅是個人善的總和，而共善則是與社群成員的認同息息相關、緊密結合、共建共享³³，因此 Taylor 認為，在強調價值中立的自由主義中，政治權力不會特別支持某種價值、亦不會支持共善，愛國心將毫無立足之地。

五、結論

在本文中筆者以 Alasdair MacIntyre 與 Charles Taylor 的愛國心理論為例，說明了社群主義的公民德行理論。筆者認為，Alasdair MacIntyre 與 Charles Taylor 的理論在當代多元文化社會中有其困難之處，因為當代社會是以多元價值為核心的多元社會，多元文化社會不容易分享共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因此很難取得一致的社群價值。不過，社群主義的貢獻在於點出了自由主義只重視個人基本權利與社會基本結構，忽略了民主社會中公民德行的培養，迫使自由主義對理論作深刻的反省。³⁴因此，Alasdair MacIntyre、Charles Taylor 強調愛國心，在公民德行的脈絡中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³⁰ *Ibid.*, p187

³¹ *Ibid.*, p188

³² Charles Taylor, *Reconciling the solitude5..Essays on Canadian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Montreal &King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3) ,pp.92-97

³³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88

³⁴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290